
民國叢書

第二編

· 71 ·

歷史·地理類

白話本國史

呂思勉著

上海書店

自修
適用 白話本國史

第三篇 近古史下

第一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戰

第一節 南宋初期的戰事

從南宋以後，又變做異族割據北方，漢族占據南方的局面了。其和兩晉南北朝不同的，便是前者的結果，是漢族恢復了北方，然後吞并南方；後者的結果，却是占據北方的異族，又爲一異族所滅，而漢族亦爲所吞并。

從南宋到元，重要的事情，便是：

- (1) 宋南渡後的立國，及其和金朝人的交涉。
- (2) 金朝的衰亡。
- (3) 蒙古的建立大帝國，和他的侵入中國。
- (4) 元朝的滅亡。

如今且從第一項說起。

宋朝南渡之初，情形是很危險的，其原因：

(1) 這時並無一支可靠的兵。當徽宗時候，蔡京等利用諸軍闕額，封樁其餉，以備上供。北宋的兵力，本靠不住；這一來，便連靠不住的兵力，也沒有了。

前時入樁，以陝西兵多之地，竭力搜括，只得萬五千人。

南北宋之際，大將如宗澤及

韓岳張劉等，都是招羣盜而用之；既未訓練，又無紀律，全靠不住，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，諸將就自然驕橫起來；其結果，反弄成將驕卒惰的樣子。

(2) 這時候，到處盜賊蜂起。只要一翻宋史高宗的本紀，從建炎元年，到紹興十一二年間，前七八五至七七〇天

下二十六路，每路總有著名的盜匪數人或十數人，擁衆十餘萬或數十萬。

這種數字，固然未必確實，然而其衆也總不在少處。

剽掠

的地方，或數郡，或十數郡。其次也擁衆或數萬或數千，這都是徽宗時多行苛政，民不聊生，加以北方受了兵禍，流離失所的人，起而爲盜，再去蹂躪他處的原故。

此外還有(1)潰兵和(2)團結聚散(3)號召勤王之兵，屯聚不散，而又無所得食，也變而爲盜的。

這樣說，國家既無以自立，而又無以禦外，儼使當時的金朝大舉南侵，宋朝却用何法抵當？然而南宋竟沒有給金朝滅掉，這是什麼原故？

金朝本是一個小部落；他起初，不但無吞宋之心，并且無滅遼之心，前篇已經說過了。所以滅遼之後，燕雲州縣，仍肯還宋。就是同宋朝開衅以後，金人所要的，也不過河北河東，所以既得汴京之後，就拿來立了一個

張邦昌。

金兵既退，張邦昌自然是不能立脚的。於是請哲宗的廢后孟氏垂簾。二帝北狩時，太子和皇后宗室都北行，廢后以居母家得免。康王構，本

來是到金朝去做「質」的。走到半路上，爲人民所阻，退還相州。開大元帥府。及是，以孟后之令迎之。康王走到

南京，即應府如今河南的商邱縣。卽位，是爲高宗。

高宗卽位之初，用主戰的李綱做宰相。這時候，宗澤招撫羣盜，以守汴京。高宗就用他做東京留守。知開封

府。又命張所招撫河北，傅亮經制河東。旋復能李綱，召傅亮還，安置張所於嶺南。宗澤屢疏請還汴京，不聽。請

留南陽，亦不報。李綱建議巡幸關中襄鄖，又不聽。這一年十月裏，就南走揚州。讀史的人，都說高宗爲黃潛善

汪伯彥二人所誤。然而高宗不是十分無用的人。看下文便知。僥使恢復真有可圖，未必怯弱至此。這時候的退却，

大約因爲汴京之守，不過是招用羣盜，未必可恃；又當時的經略河北河東，所靠的，不過是各處團結的民兵，

也未必不可靠之故。據李綱說：當時河東所失，不過懷代太原汾晉澤潞。河北所失，不過懷衛潞真定。其餘地方的民兵，都還團結，爲宋守禦。當時派出的傅亮張所，手下並沒有兵，大約就是想利用這兩民兵，以拒敵。然而這

種兵，並不能用正式軍隊，以禦大敵的。後來取消經略河北河東之議，大約爲此。至於急急南走錫州，則大約因爲金兵逼近，北方不能立足之故。

金朝一方面，到這時候所要經略的，還不過河北河東。對於此外地方的用兵，不過是剽掠主義。也可以說是對於宋朝的

脅擊主義。當時就使滅掉陳朝，太祖的兒子，前七八五年，七月，宗望死了，代以宗輔。太祖的父親，這一年冬天，宗輔東徇淄

齊分兵入襄鄆唐蔡。遣枝兵，是逼高宗的。高宗所以不敢留居關中南陽。

明年正月，因高宗遠在揚州，而農時已屆，還師。宗翰的兵，於七

八五年冬天，入陝西，陷同華京兆鳳翔。明年，留婁室屯駐，自還河東。前七八四年七月，宋朝差王師正到金朝

去請和，又以密書招誘契丹漢人，為金人所獲。金太祖詔宗翰宗輔伐宋。於是二人會兵濮州。十月，進兵。合兩路兵

以逼高宗。明年二月，前鋒到揚州。高宗先已逃到杭州。金人焚揚州而去。五月，宗弼也是太祖的兒子。就再進一步，而為渡

江之計。

宗弼分兵攻蘄。如今湖北黃陂縣，如今湖北的蘄春縣，如今湖北的黃岡縣。自將兵從潞。如今安徽的潞縣，和如今安徽的太平縣。渡江，逼建康。先是前七八

四年七月，宗澤死了，代以杜充。杜充不能撫用羣盜，卒盜皆散。汴京遂陷。高宗仍用他留守建康。宗弼既渡江，

杜充力戰，而韓世忠不救。見第二節。杜充遂降。於是宗弼陷廣德。如今安徽的廣德縣。出獨松關。不如今浙江安吉縣西邊。逼臨安府。杭州所改。高宗

先已逃到明州。如今浙江的鄞縣。宗弼遣阿里蒲盧渾從越州。如今浙江的紹興縣。入明州。高宗從昌國。如今浙江的象山縣。入海。阿里蒲盧渾

也以舟師入海道之三百里，不及而還。於是宗弼莫所俘掠，改走大路，從秀州。如今浙江的嘉興縣。平江。如今江蘇的吳縣。而北，

到鎮江。韓世忠以舟師邀之江中，相持凡四十八日。宗弼頗窘，旋因世忠所用的是大船，無風不得動，為宗弼

用火攻所破，宗弼乃北還。這一次是金朝南侵的極點。從此以後，金人再有主張用兵的宗弼便說「士馬

疲弊，糧儲未足，恐無成功，「不再再聽他了。」這是用兵的計畫如此；宋朝人以爲他給韓世忠一場殺怕了，不敢再說渡江，這是犯了誇大的毛病。（今看第二節）

以上所說，是宗輔的一枝兵，（金朝的一枝兵，左軍）其宗輔的一枝兵，（右軍）則以打平陝西爲極限。先是高宗既南渡，用張浚做

川陝京湖宣撫使，以經略上游。前七八二年，張浚以金朝的兵，聚於淮上，從興元出兵，以圖牽制。金朝果然分了東方的兵力，用宗輔做西路的監軍，宗弼渡江而北，也到陝西去應援。這一年九月裏，戰於富平，（如今陝西的興平縣）張浚大敗。於是關中多陷，張浚用趙開以治財賦，劉子羽、吳玠、吳玘以任戰守，和金人苦苦相持，總算拒住漢中，保守全蜀。（這中間很有幾場苦戰，可參看宋史三人的本傳）

金人既不要河南陝西，這幾年的用兵，是爲什麼呢？這是利用他來建立一個緩衝國，使自己所要的河北河東，可以不煩兵力保守。所以這一年九月裏，就立劉豫於河南，爲齊帝。十一月裏，又畀以陝西之地。於是宋朝和金朝的戰爭，告一小結束。宋人乃得利用其間，略從事於內部的整理。

第二節 和議的成就和軍閥的剪除

宋朝常南渡之初，最窘的是什麼便是？

（一）盜賊的縱橫，

(2) 諸將的驕橫

如今且先說盜賊。當時盜賊之多，前節已說過，請讀者自行翻閱宋史高宗本紀和岳飛韓世忠張浚等幾個人的傳，本書無暇一一詳敘。其中最強悍的，是李成。據江淮一帶，十餘年。張用。據襄陽一帶。孔彥舟。據武陽一帶。楊太。據襄陽一帶。范汝。據襄陽一帶。等幾個人，都給張俊岳飛韓世忠打平，而孔彥舟李成都降齊。

劉豫既然為金所立，就想自固其位，於是請於金，欲立其子麟為太子，以窺探金朝的意思，到底打算永遠保存他這齊國不打算。金朝說：替我伐宋，能勝才許你。於是劉豫就利用李成孔彥舟的投降。前七七年，十月，叫李成南侵，陷襄陽唐鄆隨。如今湖北的隨縣。信陽。如今河南的信陽縣。岳飛把他恢復。劉豫又乞師於金。九月，撻懶。撻懶的兒子。帶著五萬人，和齊兵同寇淮西。步兵入淮東，韓世忠敗之於大儀。鎮名，在如今江蘇江都縣西。不多時，金太宗死了，金兵引還。先是宋朝很怕劉豫，至於稱之為大齊。這一次，知道無可調和，於是高宗從臨安進幸平江，起用張浚視師，頗有振作的氣象。金兵既退，張浚仍竭力布置。前七七六年，分令張俊屯盱眙。如今安徽的盱眙縣。韓世忠屯楚州。如今江蘇的淮安縣。劉光世屯合肥，岳飛屯襄陽。高宗又詔諭三軍，說要親征。劉豫聞之，便告急於金。金朝人的立

劉豫，本是想他做個緩衝國，使河北河東，不煩兵力守禦的。如今反要替他出兵伐宋，如何肯答應呢？於是劉

豫自簽鄉兵三十萬，叫他的兒子劉麟

出壽春，犯合肥。

姪兒子劉祝

自渦口犯定遠（如今安徽的定遠縣）。

和孔彥舟

自光州（如今河南的潢川縣）犯六安（如今安徽

六安）三道入犯。劉祝到藕塘

鎮名，在定遠縣東。

爲楊沂中所敗。劉麟、孔彥舟皆引還。於是金人知道劉豫是無用的，並

不能靠他抵禦宋人。前七十五年十一月，就把他廢掉，而在汴京立了個行臺尙書省。

於是和議開始了。和議的在當時，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。

參看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和議條。

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，却因此而

大負惡名。當議割三鎮的時候，集百官議延和殿，主張割讓的七十人，反對的三十六人；秦檜也在三十六人之內，金人認立張

邦昌，秦檜時爲監長，和舊臣進狀爭之。後來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時雍，用兵迫脅百官，要立張邦昌的狀，秦檜抗不

肯簽，致爲命人所執。二帝北徙，檜亦從行。後來金人把他賞給總領。前七八二年，韓侂胄山陽（楚州），秦檜亦在軍中，宗

璽王氏，航海南歸。宋何人就說是捨人暗放他回來，以圖和議的。請問這時候，金人怕宋朝什麼？要講和，還怕宋朝不肯？何

必要放個人回來，暗中圖謀。秦檜既是金朝的好細，在北朝，還怕不能得富貴？鮑回：風雨漂搖的宋朝來做什麼？當時和戰之

局，毫無把握，秦檜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？我說秦檜一定要回宋，正是他愛國之處；始終堅持和議，是他有識力，肯

負責任之處。能看得出趙鼎這個人，可用手段對付，是他眼力過人之處。能解除韓岳的兵柄，是他手段過人之處。後世的人，

却把他唾罵到如此，中國

的學術界，真堪揆歎了。真冤枉極了。請看當時諸將的情形。

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：金人爲患，今已五年。陛下以萬乘之尊，而俄然未知稅駕之所者，由將帥無

人，而御之未得其術也。如劉光世、韓世忠、張俊、王瓌之徒，身爲大將，論其官，則兼兩鎮之重，視執政之班，

有韓琦、文彥博所不敢當者；論其家，則金帛充盈，錦衣肉食，輿臺厮養，皆以功賞補官；至一軍之中，使臣

反多，卒伍反少。平時飛揚跋扈，不循朝廷法度；所至騷擾，甚於夷狄。陛下不得而問，正以防秋之時，責其

死力耳。張俊守明州，僅能少抗；奈何敵未退數里間，而引兵先遁。是殺明州一城生靈，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，張俊使之也……陛下……以……杜充守建康，韓世忠守京口，劉光世守九江，而以王瓌、杜充

其措置非不善也。而世忠八九月間，已掃鎮江所儲之資，盡裝海船，焚其城郭，爲遁逃之計。

注意：後來劉、韓宗弼，無風

不得動的，就是遺海船。因爲要裝載資

儲，又要預備入海，所以不得不大。泊杜充力戰於前，世忠、王瓌卒不爲用，光世亦晏然坐視，不出一兵；方

與韓紹朝夕飲宴，賊至數十里而不知，則朝廷失建康，虜犯兩浙，乘輿震驚者，韓世忠、王瓌使之也；失陳

章而太母播越，六官流離者，劉光世使之也……諸將以負國家罪惡如此，而俊自明引兵至溫，道路一

空，民皆逃奔山谷。世忠逗遛金州，放軍四掠，至其縛縣宰，以取錢糧；雖陛下親御宸翰，召之三四而不來；

元夕取民間子女，張鑑高會……瓌自信入關，所過要索千計；公然移文曰：無使枉害生靈，其意果安在

哉？臣觀今日諸將，乃古法皆當誅……

案此疏上於前七八二年，即建炎四年。讀者可自取一種編年史，把建炎三四年的兵事參考。

起房郎胡寅上疏言……今之賞功，全陣轉授，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……自長行以上，皆以真官賞

之人，挾券歷，請厚俸，至於以官名隊……煮海權酷之入，遇軍之所至，則奄而有之；闔閭什一之利，半爲

軍人所取。至於衣糧，則日仰於大農；器械則必取之武庫；賞設則盡出於縣官……總兵者以兵爲家，若

不復肯捨者，曹操曰：欲孤釋兵，則不可也，無乃賴此乎……諸軍返者四五年，遠者八九年，未嘗落死損

逃亡之數，豈皆不死乎？……

參看第五章第三五六節，觀此可知當時所有的稅入，爲諸將分割殆盡。

以上都見文獻通考卷一五四馬端臨也說：『建炎中興之後，兵弱敵強，動輒敗北，以致王業偏安者，將驕卒惰，軍政不肅所致。』張韓劉岳之徒，究其勳庸，亦多是削平內難，撫定東南耳。一遇女真，非敗即遁，縱有小勝，不能補過。

韓世忠江中之捷，是乘金人不善用兵，而且利用大船的優勢，幸而獲勝；然亦終以此致敗。大儀之戰，只是小勝；當時金人以太宗之死，自欲引歸，和世忠無涉；參看金史便知。岳飛只郾城打一個勝戰。據他本集的捷狀，金兵共一萬五千人；岳飛的兵，合前後的公文算起來，總在二萬人左右，苦戰半日，然後獲勝，並不算什麼神奇。宋史本傳，巧於造句，說『凡有勁兵號揚子馬，是役以萬五千騎來，一劉像單揚子馬就有一萬五千，此外還有無數大兵，岳飛真能以寡擊衆了。』以下又說張岳，說什麼繼相開德澤，汾陽留晉粹，皆期日與官軍會。『自燕以南，金人號令不行』；真是說得好聽，其實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對看，就曉得全是瞎說的。十二金字牌之召，本傳可惜他十年之功，廢於一旦，然而據本紀所載，則還軍未幾，就『請軍皆潰』了。進兵到朱仙鎮，離汴京只四十多里，更是必無之事。郾城以外的戰績，就全是其須有的。『最可笑的，宗弼渡江的時候，岳飛始終躲在江蘇，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追逐；宋史本傳，還說他請冰亭一戰，金兵橫屍十五里；那麼，金兵倒好殺盡了。』韓岳二人，是最受人崇拜的，然而其戰績如此。至於劉光世，則宋史本傳說他的話，就已經壞了。依我看，倒還是張俊，高宗逃入海的時候，在明州，到底還肯戰一戰。這種兵，好靠著他謀恢復否？

然而既不能言和，這種兵就不能去留著他又是如此；真是殺肯及溺了。幸而當時有一個機會。

原來金朝的王位繼承法，

從太祖以前，只好說是生女直部族節度使的繼承。

是不確定的。

把王位繼承，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；除掉合法繼承的人以外，都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意思；這是君主

專制政體，幾經變化以後的情形。像女真這種淺薄的國家，當然沒有這種觀念。

景祖就捨長子劾孫而傳位於世祖；世祖，肅宗，穆宗，都是兄弟相及。

金史

是景祖之意。世祖崩宗，康宗以後，又回到世祖的兒子。

世祖共有十一個兒子，三個是做金主的。

太宗又傳太祖的兒子，大約是只憑

勳者——撤改——宗翰

實際的情勢，毫無成法可言的。那麼，就人人要「觀親非分」了。至於實權，這種

侵略主義的國家，自然在軍人手裏。金

初用兵，常分為左右兩軍。其初都元帥

是遼王杲；左副元帥是宗望，右副元帥

是宗翰。遼王死後，宗翰以右副元帥兼

都元帥。宗翰就有不臣之心。宗望死後，代以宗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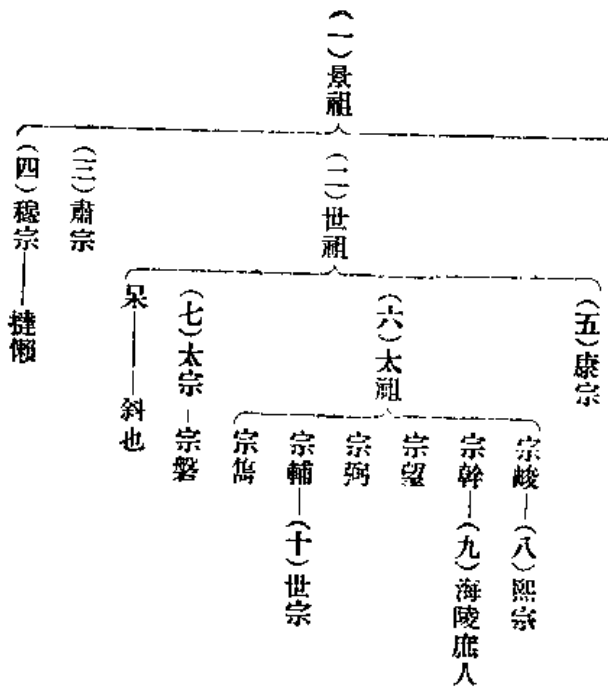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候都死了軍人中老資格，只有宗

弼和撻懶，而撻懶輩行又尊，和內裏的

宗雋右相、宗磐太師領三省事，位在宗幹上。都有異志。

幹國政的宗幹斜也，制不住他。這種

人，自然是不關心國事的，於是宋朝利



用這個機會，差王倫到金朝去，求河南地。

前七七五年二月。

就是這一年，金朝把劉豫廢了。十二月，王倫從金朝回來，

說金朝人答應還二帝的梓宮，及太后，和河南諸州。

把時間核起來，金朝人是先有還宋朝河南之意，然後廢掉劉豫的。王倫的外交，也很爲有功，不過宋史上也把他算做壞人了。

明年三月裏，高宗就用秦檜做宰相，專意言和。十月裏，王倫開著金使蕭哲、張通古來，許先歸河南諸州，徐議餘事。

平心而論：不煩一兵，不折一矢，恢復河南的失地，這種外交，如何算失敗？主持這外交的人，如何算姦邪？却

不料金朝的政局變了：這是無可如何的事，也是不能預料的事，就能預料，這種有利的外交，也總得辦辦試

試的，如何怪得辦這外交的人？把河南還宋，宗幹本是不贊成的，但是拿這主持的人，無可如何。到後來宗

弼入朝，形勢就一變了。於是宗磐、宗雋，以謀反誅。撻懶以屬尊，放了他，仍用他做行臺尙書右丞相。誰想撻懶

走到燕京，又有反謀。於是置行臺尙書省於燕京，以宗弼領其事，而且兼領元帥府。宗弼遣人追殺撻懶，大閱

於祁州，如今直隸的祁縣。把到金朝去受地的王倫捉起來，前七七三年七月。發兵重取河南陝西，而和議遂破。

宗弼入河南，河南郡縣多降。前鋒到順昌，如今安徽的阜陽縣。爲劉錡所敗。岳飛又在郾城，如今河南的郾城縣。把他打败。宗弼走還

汴京，婁室入陝西，吳玠出兵和他相持，也收復許多州縣。韓世忠也遣兵復海州（如今江蘇的東海縣）。張俊復宿（如今安徽的宿縣）。善（如今安徽的壽縣）。這一次的

用兵，宋朝似乎是勝利的。然而順昌、郾城，宗弼是以輕敵致敗，再整頓前來，就不可知了。陝西不過是相持的

局面，並無勝利之可言。持久下去，在宋朝總是不利，這是通觀前後，很可明白的。當時諸將的主戰，不過是利於久握兵柄，真個國事敗壞下來，就都一閃而散，沒一個人肯負其責任了。所以秦檜不得不堅決主和。於是召回諸將，其中最倔強的是岳飛，乃先把各路的兵召還，然後一日發十二金字牌，把他召回。前七一年，和議成，其條件是：

宋稱臣奉表於金。金主册宋主
爲皇帝。

歲輸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。
金主生辰及正旦，遣使致賀。

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爲界。

宋朝二十六路，就只贛兩浙，兩淮，江東西，湖南北，四川，福建，廣東西十五路；和京南西路襄陽一府，陝西路

的階，成，秦，鳳，四州。金朝對宋朝，却不過歸還二帝梓宮及太后。

這種條件誠然是屈辱的，所以讀史的人，都痛罵秦檜，不該殺岳飛，成和議。然而凡事要論事實的，單大言壯語無用。我且再引金史鄭瓊的一段話，

見本傳。秦檜是劉光世部下。兩渡諸將中，劉光世最屬蹇不用命。前七七五年，張俊做都督的時候，把他免掉，以大兵隸都督府，鄭瓊就叛降齊。

以見當時儘使續戰，到底能勝不能勝？

語同列曰：瓊常從大軍南伐，每見元帥兀朮。

案指宗親臨陣督戰，矢石交集，面王免胄，指揮三軍，意氣自

若……親冒鋒鏑，進不避難，將士觀之，孰敢愛死……江南諸帥，材能不及中人，每當出兵，必身在數百

里外，謂之持重；或習召軍旅，易置將校，僅以一介之士，持虛文論之，謂之調發；制敵決勝，委之偏裨；是以智者解體，愚者喪師。幸一小捷，則露布飛馳，增加俘級，以爲己功，敏怨將帥，縱或親臨，亦必先遁，而又國政不綱，才有微功，已加厚賞，或有大罪，乃置不誅，不卽覆亡，已爲天幸，何能振起邪？

和議旣成，便可收拾諸將的兵柄了。當時韓岳、張劉和楊沂中的兵，謂之御前五軍。楊沂中中常居中宿

衛，韓岳、張劉、楊沂中都駐紮於外。劉光世的兵降齊後，以吳玠的兵升補，四川離下流遠，和議成後，仍用帥臣

節制。對於韓岳、張則皆授以樞府，罷其兵柄，其中三人被召入朝，岳飛到得最晚，不多時，就給奏檜殺掉。這件

事，本書篇幅無多，且莫去考論他的非曲直。但要注意的：據宋史張憲傳，則憲的謀還岳飛兵柄，並不是莫須有的事。從三宣撫司罷後，他的兵都

改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，直達朝廷，帥臣不得節制。驕橫的武人既去，宋朝才可以勉強立國了。我如今請再

引文獻通考所載葉適論四大屯兵的幾句話。案四大屯兵，就是指據岳飛和吳玠的兵。以見得當時的情形。

……諸將自誇雄豪，劉光世、張俊、吳玠兄弟，皆世忠、岳飛，各以成軍，雄視海內……虞稍惟其所賦，功勳惟其所奏，將版之祿，多於兵卒之餉，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，隨意誅劓，無復顧情，志意熾滿，仇疾互生……

……其後秦檜慮不及遠，急於求和，以屈辱爲安者，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，浸成疽贅，則非特北方不可取，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故約諸軍支遣之數，分天下之財，特令朝臣以總領之，以爲喉舌出納之要。諸將之

兵，蓋隸御前，將帥雖出於軍中，而易置皆由於人主……向之大將，或殺或廢，惕息俟命，而後江左得以少安……

看了這一段，也可以知道當時的措置，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。總而言之，古人濫得美名，或者枉受惡名，原不同咱們相干，不必要咱們替他平反；然而研究歷史，有一件最緊要的事情，便是根據著現代的事情，去推想古代事實的真相——根據著歷史上較為明白，近情的事情，去推想糊塗，荒誕的事情的真相——這麼一來，自然見得社會上古今的現象，其中都有一個共通之點，得了這種原則公例，就好拿來應用，拿來應付現在的事情了，所謂「滅往以知來」歷史的用處，就在這裏。僥使承認了歷史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人物，——譬如後世只有操莽，在古代，却有禪讓的堯舜；現在滿眼是驕橫的軍閥，從前偏有公忠體國的韓岳張劉——那就人的性質，無從捉摸；歷史上的事實，再無公例可求；歷史可以不必研究了。

第三節 海陵的南侵和韓侂胄的北伐

紹興和議成後，宋朝和金朝，又開過兩次兵釁：一次是海陵的南侵，一次是韓侂胄的北伐。

金海陵是一個狂謬的人，乘熙宗晚年，嗜酒昏亂，弑之。從上京會寧府，如今吉林阿城縣南。遷都到燕京，前七五年。後來又遷

都於汴。前七五年。想要滅宋，以統一天下。前七五〇年，就發大兵六十萬入寇。

金海陵兵分四路，一支從蔡州破州，一支從鳳翔攻大，臨，一支從膠西走海路，海安，海陵自將大兵，從海口渡淮。聲勢頗盛，宋朝這時候，宿將只有劉錡，叫

他總統諸軍，劉錡自守楚州，叫別將王權守淮西，權不戰自潰；劉錡也老病，不能帶兵，退守鎮江，淮南

陵到采石，想要渡江，形勢甚險，幸而金朝內亂起來，海陵兩次遷都，都大營宮室，又爲伐宋起見，籍

大括民馬，於是羣盜大起，海陵却一味隱諱，有提及的人便獲罪，於是羣下亦相率不言，遂將羣盜置諸不顧，

依舊出兵伐宋，授甲時候，就有逃亡的猛安完顏福壽等，跑到東京，遼擁立世宗，海陵聽得，要把所有的兵，盡

行驅之渡江，然後北歸，不期宋中書舍人虞允文奉命犒師，收王權的散卒，把他殺得大敗，於是海陵改趨揚

州，至瓜洲，鎮名，在今江蘇丹徒縣西。爲其下所弒，金兵北還，宋人乘機收復兩淮州郡，又東取唐鄧、陳蔡、海泗，西取秦隴、

商虢諸州，兵勢頗振。

前七五〇年，高宗傳位於孝宗，孝宗是個主張恢復的，起用張浚，做兩淮宣撫使，張浚派李顯忠、邵弘淵兩

人出兵，李顯忠復靈璧，如今安徽的靈璧縣。遂會邵弘淵復虹縣，如今安徽的虹縣。又進取宿州，顯忠置酒高會，不設防備，金副元

帥紇石烈志寧來援，顯忠之兵，大潰於苻離，在宿縣境內。事見金史志寧傳。宋史把敗

世宗初以承海陵騷擾之後，不欲用兵，但令元帥府防禦河南，遷延年餘，和議不成，就再令元帥府進兵，陷兩

淮州郡，前七四七年，和議成，(1) 宋主稱金主爲叔父，(2) 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匹，(3) 疆界如紹興時。

孝宗從和議成後，仍不忘恢復，嘗數閱禁軍，措置兩淮屯田，惜乎積弱之勢，不能驟振，而金又正當全盛，終

於空存虛願。前七二二年，孝宗傳位於光宗，稱壽聖皇帝。光宗后李氏和孝宗不睦，宦者又乘間離間，光宗却也有病，不能常去朝見壽皇。這本算不得什麼事，而未朝士大夫一種羣衆心理的作用，却又因此表現。把他當作一個大問題，時時犯顏直諫。前七一八年，孝壽皇崩，光宗托病不出，叫兒子嘉王擴出來主持喪事。於是宰相趙汝愚，托閣門使韓侂胄，去白高宗的皇后吳氏，說：皇帝久病不出，人心驚慌，京城裏的秩序，怕要保持不住，請他出來做主，叫光宗傳位於嘉王。於是內禪之事遂成。嘉王即位，是爲寧宗。這件事本來是無甚關係的，只因宋朝士大夫，喜歡立名找著一點事情，便要小題大做，反而弄得不妥帖。當時道光宗內禪的理由，不過是人心驚慌，秩序要保持不住。其實中國歷代的百姓，和官府都沒甚關係，何況朝廷？只要當「王大夫」的人少造幾句謠言，就覺帝病一百年，秩序也不會亂的。傳位之事既成，其中却就有點功可居，就有點權

利可爭。於是政海上又起了波瀾。趙汝愚反爲韓侂胄所排擠而去，却又這時候「道學」之論已盛。參看第五韓侂胄雖能排去趙汝愚，然趙汝愚是道學中人，韓侂胄就要「不爲清議所與」，於是想立點功勞，「以間執人口」，而伐金的事情又起。

金世宗以前七二三年，孫章宗立。北邊的部族，叛亂了好幾年。山東河南，又頗有荒歉的地方，就有善於附會的人，對韓侂胄說，金朝勢有可乘。韓侂胄這時候，已經有了成見，自然信以爲真。於是用皇甫斌守襄陽，郭倪鎮揚州，吳曦督四川，暗中做伐金的豫備。初時還不敢顯然開衅，只是時時刻掠金朝邊境。到前七〇六年，就下詔伐金。金章宗起初聽得的宋人要和他開衅，還不相信，把入告的人，給了個杖戍之罪。所以道一次的兵衅，實在其